内部交流

研究与参考

2017年第5期（总第69期）

“国际声援西藏运动”藏独活动探析

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
SHANGHAI INSTITUTE OF AMERICAN STUDIES

“国际声援西藏运动”藏独活动探析

韩　磊

（哈尔滨商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黑龙江哈尔滨 150028）

摘要：“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是目前会员人数最多、组织机构建制最为完备、涉藏活动最为活跃的藏独组织，特别是美国政府出台“亚太再平衡”战略以来，其藏独活动又呈现出新的走向与态势。本文结合“国际声援西藏运动”近年来的直接游说、外围施压、资助培训流亡藏人等活动，探究“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发展趋势，深入揭露该组织推动“西藏问题”国际化的藏独本质。

关键词：国际声援西藏运动　藏独

在后冷战时代，随着信息技术革命方兴未艾，以及由此带来的全球一体化进程加速，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日益活跃，已经成为国际关系中诸多重大问题决策过程中关键的推动者与参与者。在达赖集团推动涉藏问题国际化的发展过程中，打着非政府组织旗号的“国际援藏组织”（Tibetan Support Groups，TSGs）在推动涉藏问题国际化的过程中发挥了越来越引人注目的、不可忽视的作用。初步统计，目前国际社会中“国际援藏组织”的数量大约为600余个，遍布北美、欧洲、亚洲的主要国家。

在众多“国际援藏组织”中，“国际声援西藏运动”（International Cam-

paign for Tibet, ICT)尤其引人注目。为便于在美国国会开展游说活动,“西藏青年大会”创始人詹东·丹增朗杰(Tenzin N. Tethong)于1988年3月15日在华盛顿建立了该组织,其目标是推动西藏独立。随着该组织的发展成熟,其活动范围已经逐渐从美国国会扩大至欧洲议会、联合国、世界银行等国际政治经济组织,是目前会员人数最多、组织机构建制最为完备、涉藏活动最为活跃的藏独组织。尽管该组织在国际上自称“国际人权非政府组织”,以“监督与报告西藏的人权、环境及社会经济状况;与政府合作制定帮助藏人的政策与计划;动员个人及国际社会参与支援藏人的行动;促成藏人民族自决”等原则目标相标榜,但实际上是以声援和支持达赖集团和流亡藏人的“藏独”活动为宗旨,与达赖集团唱和相随,致力于推动西藏问题国际化,分裂中国的“藏独”组织,更是以遏制中国为使命,服务于美国国家利益的反华工具。

近些年来,在奥巴马政府“重返亚洲”,推出“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影响下,“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藏独活动颇为活跃,既沿袭了藏独活动的基本规律,又在新的历史环境下呈现出新的特征。本文试图以“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年度报告、年度财政报告等文献为基础,来探析该组织近年藏独活动的特点和规律。

一、近年来“国际声援西藏运动”藏独活动的政策环境

奥巴马政府大体继承了美国传统的西藏政策,没有挑战“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的立场,不承认西藏是主权国家,不与达兰萨拉的“西藏流亡政府”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奥巴马政府在一系列重要场合表达了美国尊重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支持西藏独立的立场。但另一方面,奥巴马政府仍然没有放弃将涉藏问题作为遏制中国的手段,在涉藏问题上依旧奉行新干涉主义方针。2011年11月,奥巴马在夏威夷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正

式提出美国“重返亚洲”。“亚太再平衡”战略甫一出笼,立即赢了美国国内“鹰派”的支持。在此背景下,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政府不断染指中国西藏事务,以各种形式支持和声援“藏独”势力。

整体看来,奥巴马仍然继承美国在涉藏问题上的传统政策,与小布什政府相比,奥巴马政府更趋向于守势,沿袭成分居多。奥巴马时期美国没有直接挑战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在一系列重要场合表达美国尊重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支持西藏独立的立场。另一方面,奥巴马政府继续在涉藏问题上对华施压,干涉中国内政。这主要表现在:一是利用各种场合炒作所谓西藏人权、宗教问题;二是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推动中国政府和达赖喇嘛代表在没有任何前提条件下进行所谓直接、实质性的接触商谈;三是奥巴马政府的各级官员利用多种场合和方式与达赖喇嘛举行会见,提高达赖喇嘛的政治地位;四是奥巴马政府与分布在美国、欧洲及世界其他地区的各类宗教、文化、政治性涉藏组织、藏人协会保持密切联系,利用上述组织来推动涉藏问题国际化。

共和党人唐纳德·特朗普于 2017 年 1 月 20 日正式宣誓就任美国总统。从竞选以来,特朗普就一直强调“美国优先”、“美国第一”,在海外进行战略收缩,减少意识形态对抗,避免介入与美国国家利益无关的对外事务。在这一战略思想的主导下,特朗普谋求改变延续了几十年的援助流亡藏人的西藏政策,他在 2017 年 6 月初公布的美国 2018 年度的财政预算中,取消了标榜“维护藏人独特的文化和国民身份”与“学术和文化交流”,但实际上却是培养藏独分子、分裂西藏、支持藏独集团的两项拨款项目——“西藏基金会”(Tibet Fund)和“那旺曲培奖学金”(Ngwang Choephel Fellows)。与此同时,特朗普上台业已五个月,迟迟未按照《2002 年西藏政策法》的规定任命新一任“美国国务院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佩洛西等反华派议员对特朗

普削减援藏资金的意图表示强烈不满。尽管白宫的西藏政策受到《2002 年西藏政策法》的约束,藏独集团仍然可以通过诸如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和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的拨款等渠道获得美国政府的资助,但可以预见的是,在特朗普实用主义外交政策体系之下,藏独集团的生存空间将会面临挤压。

二、“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核心成员的组织架构及背景信息

(一)“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机构设置

1.“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主席

“国际声援西藏运动”设主席一人,由该组织的理事委员会推选产生。丹增朗杰(1988—1991)、甲日·洛迪(1991—1999)、约翰·阿克利(John Ackerly,1999—2009)、玛丽·贝斯·马基(Mary Beth Markey,2010—2013)、马蒂奥·麦卡齐(Matteo Mecacci,2013—)先后担任“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主席。主席之下设主管(Director)及执行主管(Exective Director)负责日常具体工作。布琼次仁(BhuchungTsering)担任主管工作,马基在 2010 年担任主席之前,也曾出任执行主管的工作。

2. 主要职能人员

“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主要职能人员包括政府关系主管(Government Relations Director)、发展协调员(Development Coordinator)、倡议协调员(Campaign Coordinator)、组织成员协调员(Membership Coordinator)、办公室主管(Office Manager)、信息交流协调员(Communications Coordinator)、中国问题分析员(China Analyst)、经济与政策分析员(Economic and Policy Analyst)、网站内容制作人(Website Content Producer)。此外还带有临时设置性质的特殊项目主管(Special Programs Director)、技术协调员(Technology Coordinator)、研究与信息交流协调员(Researcher and Communications Coor-

dinator)、游说特别助理(Special Assistant for Advocacy)、高级开发经理(Senior Development Manager)、开发经理(Development Manager)等职位。上述职位均各设一人。①

在“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中,只有甲日·洛迪、约翰·阿克利、玛丽·贝斯·马基等人是组织的全职领薪人员,其余绝大多数工作人员均属于兼职的志愿者,这种情况间接造成了“国际声援西藏运动”职能机构的成员流动性较大:有些职位往往根据具体的涉藏活动情况临时设置:有些职位虽然固定但每一年的负责人均不相同。从1999年至2010年进入“国际声援西藏运动”职能部门任职的工作人员有52人。②

3. 理事委员会

“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理事委员会(ICT Board of Directors)是“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决策机构。该委员会负责制订“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战略计划,讨论并通过“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财政预算,同时负责推选该组织的主席。委员会成员每两年选举一次,最多时共有21人。该委员会每年召集3次会议,下设3个工作委员会:政策、财政、治理委员会。相对于“国际声援西藏运动”职能部门的成员,理事委员会的成员较为固定。

4. “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顾问机构

“国际声援西藏运动”顾问委员会(ICT Advisory Board)。顾问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引导“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发展方向并指导该组织按既定原则

---

① 根据1999年至2008年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年度报告(International Campaign for Tibet Annual Report)整理,下载网址:http://www.savetibet.org/about-ict/reports,下载日期:2012年4月。

② 根据1999年至2010年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年度报告(International Campaign for Tibet Annual Report)整理,下载网址:http://www.savetibet.org/about-ict/reports,下载日期:2012年4月。

开展工作,其成员多由过去在“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中任职的成员、其他“援藏组织”或基金会的领导人以及流亡美国的藏传佛教高级僧侣组成。顾问委员会由理事委员会提名并选举产生,任期两年,没有人数限制。

“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国际顾问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Advisors)。国际顾问委员会由国际社会政界、宗教界、企业界、文化界等领域有重大影响力的人物组成。国际顾问委员会成员由理事委员会提名选举产生,人数没有限制。“国际声援西藏运动”通过设立这样一个由知名人士组成的顾问团队来扩大自身在国际社会的影响。①

(二) 成员背景分析

“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主要成员实际上是“西藏流亡政府”成员、美国国会中的反华分子、社会公共活动家、藏传佛教在西方的拥趸等构成的联盟,凭借“人权”议题在美国社会中汇聚了庞大的公众群体作为组织基础,因此“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拥有巨大的活动能量。虽然与“藏青会”、“美国西藏委员会”等藏独组织相比成立较晚,但逐渐成为美国社会中规模最大、人员最多,最为活跃的涉藏组织。

詹东·丹增朗杰与甲日·洛迪两人是“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中流亡藏人的典型代表。两人都出身于旧西藏的上层贵族家庭,1959 年 3 月拉萨骚乱之后,跟随家族逃亡境外。詹东家族是扎西通门(TashiThongmon)地区(简称通门)的世袭贵族。达赖喇嘛流亡印度之后,詹东家族也随之逃往印度穆索里。詹东·丹增朗杰跟随家人开始了流亡生涯。甲日·洛迪的早年经历也与丹增朗杰类似。两人都在青年时期即进入“西藏流亡政府”任职,并很

① 以上资料来源于“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网站。http://www.savetibet.org/en/aboutict.php,下载日期:2012 年 3 月。

快成长为其中的活跃分子。丹增朗杰于1967年至1968年任“西藏流亡政府”教育部翻译官,开始其政治生涯。甲日·洛迪则在1966年进入了“西藏流亡政府”秘书处任职,并与达赖喇嘛的弟弟丹增曲杰成为好友。①

不久,甲日·洛迪先后任职于“西藏流亡政府”宗教部、卫生部、外交部,并成为达赖喇嘛的私人秘书及英文翻译。② 经达赖喇嘛授意,甲日·洛迪、丹增朗杰、丹增格杰、索南多杰等人于1970年10月7日在达兰萨拉的麦克里奥德·甘吉成立了藏青会。

1987年9月,达赖喇嘛在美国国会人权小组发表“五点和平计划”,时任达赖喇嘛驻华盛顿私人代表的詹东·丹增朗杰一直与美国国会“西藏帮”保持密切联系,在其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随后丹增朗杰便开始策划成立“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甲日·洛迪在华盛顿也参与创立“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并任董事会执行主席。1990年丹增朗杰当选为噶伦赤巴,并在随后的5年时间里担任流亡政府新闻、安全、外交、内政、财政、信息与国际关系等部的噶伦。1995年丹增朗杰因个人原因从流亡政府辞职来到美国。甲日·洛迪在丹增朗杰1990年担任“西藏流亡政府”噶伦赤巴后开始接任“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主席。在1999年逐渐淡出“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日常工作后,甲日·洛迪担任2002年至2010年接触商谈达赖喇嘛主谈代表之一。

玛丽·贝斯·马基是具有在美国国会或政府工作背景和经历的反华人士的代表。从1987年1月至1995年2月,在反华议员克莱本·佩尔(Claiborne Pell)的领导下,她在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担任工作人员长达8年时

① 陈小茹:“藏青会‘四大头目’”,《环球人物》,2008年,第10期。

② 同上。

间。玛丽·贝斯·马基主要承担两项工作,一是作为委员会发言人,负责向媒体快速提供准确的信息,并解答媒体疑问;二是担任立法助理,负责起草法案并对特殊问题进行分析。① 在此期间,马基主要的涉藏经历即是1988年11月参加了由“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组织的国会工作人员赴尼泊尔考察团。在考察尼泊尔流亡藏人社区的同时,她也与“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建立了最初的联系。

马基有从事分裂中国活动的深厚背景,她与从事台独活动的台湾民进党有着密切联系。1995年2月至1996年,马基为台湾民进党驻美国代表团(Taiwan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US Mission)工作,担任政府关系部主任(Director of Government Relations)一职。凭借过去在美国国会中的关系与经验,马基主要负责增进美国各政府部门官员、媒体对台湾民进党的了解与认知,协调台湾民进党与美国国会中台湾利益集团的关系。②

1996年,马基正式进入“国际声援西藏运动”。1996年至2001年,与在台湾民进党中的工作相同,马基担任“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政府关系部主任,主要负责建立起“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与美国政府、国会之间的密切联系,推动美国政府支持达赖喇嘛,美国国会出台涉藏立法。③ 2002年至2004年,马基担任“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执行主管(Executive Director),主要负责该组织资金使用审计工作。2005年至2009年,马基担任“国际声援西藏运动”负责国际游说工作的副主席。在此期间,马基承担了“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大部分主要工作,在组织内部负责各部门之间的协调工作;在外部的工作主

① International Campaign for Tibet, Mary Beth Maikey. http://www.linkedin.com/pub/mary-beth-markey/75/a77/77a 2012-03-25

② 同上。

③ 同上。

要包括:一是致力于建立美国政府与流亡藏人领导人之间的联系;二是在“国际援藏组织大会”等国际性涉藏会议中代表“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三是向各国政府及联合国、欧盟等政府间组织宣传“西藏问题”,推动“西藏问题”国际化。① 2009 年 3 月,马基出版了《未知的未来:尼泊尔藏人的新危机》(An Uncertain Future: The New Dangers for Tibetans in Nepal)一书,阐述了由于中国政府和尼泊尔政府施加压力,流亡藏人在进入尼泊尔以及在尼泊尔居住生活时所面临的困难。2010 年至 2013 年,担任“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主席。在马基担任主席的三年期间,“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涉藏活动进一步向国际化方向发展。在担任主席期间,马基出版了《西藏开放之门》(An Open Door for Tibet)一书,主要分析了达赖喇嘛从“西藏流亡政府”行政首脑的位置上退休之后,中国中央政府与达赖喇嘛及其私人代表接触商谈的前景。②

“国际声援西藏运动”还有以阿克利为代表的人权问题活动家。这类成员原来并不了解“西藏问题”,在拉萨骚乱之后加入了支持达赖集团的行列。他们主要关注人权、环境保护等议题,同时对中国怀有深刻的偏见。他们无视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在社会各个领域取得的突破性进步,无视中国具体的国情,用西方所谓“普世价值”的标准来衡量中国的发展变化,得出了“中国人权遭到践踏”等主观、片面的结论。这类成员除了在“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任职之外,还在其他人权非政府组织担任负责人。

---

① International Campaign for Tibet, Mary Beth Maikey. http://www.linkedin.com/pub/mary-beth-markey/75/a77/77a 2012-03-25

② 同上。

三、“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主要藏独活动

（一）直接游说

“国际声援西藏运动”自成立以来便频繁与美国国会和行政部门进行直接接触，以达到通过向立法及行政部门施加压力，来实现自身政治利益的目的。直接游说最突出的效果是推动“西藏游说日”活动，促成美国国会出台一系列涉及西藏问题的法案。

和其他藏独组织相比，“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活动主要集中在进行游说、引导公众舆论等方面，其中尤其擅长以美国国会、联合国、欧洲议会为主要活动场所，运用游说施压的策略增加公众对“西藏问题”的关注度，将“西藏问题”保持“恒温”。“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拥有巨大的活动能量，它既能够在美国国会和欧洲议会中就西藏议题向议员们提供关于“西藏问题”的信息，又能够在各类国际会议上引导舆论表达对流亡藏人的同情。

2009 年 3 月，“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与其他“援藏组织”合作，在美国华盛顿为美国流亡藏人团体发起了“西藏游说日”活动。这是这是近年来“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发起的一项产生明显成效的重要“援藏”活动。该组织通过发起“西藏游说日”，强化在美国国会游说活动力度，试图造成一种声势，引起美国国会对西藏问题的关注，扮演了国会西藏人权议案幕后策划者的角色。

该组织发起“西藏游说日”活动主要是基于几点因素：

第一，坚决执行“国际援藏组织大会”要求各国“援藏组织”加强游说活动的决议。2008 年 11 月 29 日至 12 月 1 日，“西藏流亡政府”在印度召开了“国际援藏组织”大会特别会议，来商讨在北京奥运会结束之后“西藏问题”的形势和“援藏组织”应当采取的策略。达赖喇嘛要求参加会议的流亡藏人

支持者“为流亡藏人目前面临的基本现实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① 应达赖喇嘛的要求,与会的“援藏组织”及个人一致通过一项建议,即在此次特别会议结束之后,“援藏组织”应继续以各国政府为目标加强游说、监督、倡议活动(Campaign Action),以敦促接触商谈的继续进行。

第二,动员旅美流亡藏人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在全美各地活跃着25个流亡藏人协会,在这些流亡藏人协会的组织之下,美国各地的流亡藏人社区也在逐渐发展。在美国居住生活的过程中,流亡藏人对美国的参与式民主也表现出来一定程度的热情。“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意识到各地的美籍藏人和流亡藏人支持者是一股非常重要的力量,有必要将其组织起来加以利用,因此便有意识地动员全美各地流亡藏人加入到游说美国政府与国会的行列中来。

第三,需要在美国国会议员中补充新的“援藏者”。目前美国国会中的“援藏”议员的共同特点是年龄偏大。这些被称为“西藏之狮”的老一代“援藏”议员或因病去世或因为身体健康原因远离政治领域。“国际声援西藏运动”认为,美国国会是国际社会中第一个给予流亡藏人支持,并使“西藏问题”讨论制度化的政治实体,也是各类“援藏势力”为支持流亡藏人从事藏独活动的最为重要的平台,国会中的援藏议员则是流亡藏人最为重要的同盟军。因此在老一代“援藏”议员因年龄原因逐渐淡出政治舞台的时候,“国际声援西藏运动”认为有必要在美国国会中发展年轻一代的“援藏”议员。“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希望通过“西藏游说日”的活动,

① Communique from the Special International Tibet Support Groups Meeting, December 1, 2008 http://tibet.net/important-issues/worldwide-tibet-movement/tsgs-conferences/special-international-tsgs-meeting-gurgaon-india-2008/communiqu%ef%bf%bd-from-the-special-international-tibet-support-groups-meeting/2012-06-16.

使流亡藏人与国会议员近距离接触,鼓励国会议员成为流亡藏人在政治上的坚定盟友。

基于上述考虑,“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与全美各地的“藏人协会”及“国际援藏网络”(International Tibet Support Network)合作,于2009年3月9日以纪念所谓“西藏民族起义”爆发50周年的名义,共同在华盛顿发起了“西藏游说日”活动(Tibet Lobby Day),组织来自美国25个州的近100名藏裔美国人和“援藏者”就“西藏问题”游说美国国会。参加此次活动的流亡藏人就即将于3月11日在众议院讨论的西藏移民法案(H. R. 1340)和纪念所谓“西藏民族起义”的众议院第226号决议,以及向流亡藏人拨款问题、在拉萨建立美国领事馆等问题向美国国会议员进行了游说。南希·佩洛西向到场的流亡藏人发表讲话,表达了对达赖喇嘛和流亡藏人的支持。通过这种方式,流亡藏人拉近与美国国会议员的关系,敦促国会议员继续保持对流亡藏人的政治支持。涉藏组织开展的“西藏游说日”活动暴露出在北京奥运会结束后流亡藏人谋求美国国会政治支持更加迫切的心情。“西藏游说日”逐渐成为流亡藏人支持者的常规年度活动,是流亡藏人向国际社会和美国政府重申涉藏问题重要性的主要平台。正如“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政府关系部主管托德·斯坦因(Todd Stein)对“西藏游说日”活动评价称,“此项活动将美国国会对达赖喇嘛和西藏的支持推向了新的高度。”①

“西藏游说日”活动的效果立竿见影。2009年3月11日,美国众议院不顾中国政府的反对,以422比1的票数通过了众议院第226号决议,纪念

① International Campaign for Tibet, Tibet Lobby Day 2010 in Washington, D. C. ,Tibet Press Release,26 February, 2010[EB/OL]. http://www. savetibet. org/media - center/ict - press - releases/tibet - lobby - day - 2010 - washington - dc 2012 - 06 - 18.

所谓“西藏民族起义”爆发50周年;呼吁中国政府承认流亡藏人难民问题的存在,并对达赖喇嘛提出的解决“西藏问题”的动议作出回应。① 美国国会通过了众议员乔治·米勒(George Miller)提出的众议院第1340号议案,即2009年《西藏难民援助法》。该议案向在西藏出生以及在长期居住在印度和尼泊尔的流亡藏人提供3000个为期3年的移民签证。② 美国国会通过的《对外行动拨款法》(Foreign Operations Appropriations bill)继续向援助流亡藏人的项目提供资金,主要包括在西藏地区的经济开发项目;人道主义援助;通过自由亚洲广播与美国之音向西藏地区播放的藏语广播节目;新的流亡藏人难民安置计划。

随后,“西藏游说日”逐渐成为藏裔美国人和流亡藏人支持者的常规年度活动,是流亡藏人向国际社会和美国政府重申“西藏问题”重要性的主要平台。2010年3月1日至2日为期两天的“西藏游说日”活动中,各州流亡藏人来到美国国会,参观各自所在州议员的办公室,并向议员对“西藏问题”的支持表示感谢。通过这种方式,流亡藏人拉近与美国国会议员的关系,敦促国会议员继续保持对流亡藏人的政治支持。与此同时,流亡藏人在活动中还就在拉萨设立美国领事馆、西藏气候变化等问题向美国国会议员进行游说。③

---

① International Campaign for Tibet, The International Campaign for Tibet salutes and thanks the 111th Congressfor enacting the following resolutionin support of the people of Tibet, *Tibet Press Watch*, Spring 2009, p. 9. http://www.savetibet.org/media-center/tibet-press-watch 2012-06-16.

② H. R. 1340 - Tibetan Refugee Assistance Act of 2009111th Congress (2009 - 2010) https://www.congress.gov/bill/111th-congress/house-bill/1340?q=%7B%22search%22%3A%5B%22H.R.1340%22%5D%7D 2014-09-16

③ International Campaign for Tibet, Tibet Lobby Day 2010 Concludes, *ICT Report*, 3 March, 2010, http://www.savetibet.org/media-center/ict-news-reports/ 2012-10-12.

2011 年 2 月 28 日，来自佛罗里达州、加利福尼亚州、缅因州的 110 余名旅美流亡藏及其支持者来到美国国会，举行该年度的“西藏游说日”。在“西藏游说日”期间，涉藏组织频繁出席美国国会各委员会召开的听证会并在会议上发言，向各委员会提供西藏状况信息、政策咨询和决策建议。在“西藏游说日”活动的推动促进之下，2011 年 6 月 2 日，“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出席了众议院对外事务委员会召开的以“亚洲的宗教自由、民主与人权：西藏政策法、制止缅甸军人集团反民主行为法、朝鲜人权法执行状况”为主题的听证会，敦促国会进一步完善对外关系授权法（H. R. 2410），以加强政府各部门间在涉藏问题上的部际间的协调与多边合作；对外事务委员会还应当加强对诸如“美国之音”藏语广播等与西藏有关的项目的资助。① 2011 年 11 月 3 日，众议院对外事务委员会为审议“国会与行政部门中国委员会”提交的 2011 年年度报告而召开听证会，“国际声援西藏运动”该委员会提出三项政策建议，即（1）重新修订并强化《2002 年西藏政策法》，该法案应加强美国政府与“西藏流亡政府”之间的关系，使美国政府在达赖转世问题上的政策明朗化，加强对印度藏人难民定居点的援助；（2）对外事务委员会应当向中国释放强烈信号表明支持达赖提出的解决涉藏问题的一系列方案，推动达赖喇嘛与中国政府进行接触商谈；（3）对西藏自治区派遣的赴美代表团施加限制。②

在 2012 年 3 月 19 日至 20 日的“西藏游说日”活动中，与“国际声援西

① Religious Freedom, Democracy, Human Rights in Asia: Status of Implementation of The Tibetan Policy Act, Block Burmese Jade Act , and North Korean Human Rights Act, Hearing Before 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112th Congress 1st Session, Serial No. 112 - 40[R]Washington: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11.

② Congressional-Executive Commission On China: 2011 Annual Report, Hearing Before 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藏运动”存在历史渊源关系的“藏青会”和“自由西藏学生运动”也加入到组织者的行列中来。① 就在此次游说活动刚刚结束一周,美国国会通过涉藏法案。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于3月27日通过了由参议员黛安·范斯坦(Dianne Feinstein)、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和约瑟夫·列伯曼(Joseph Lieberman)提交的参议院第356号决议。该决议对中国内政进行了粗暴的干涉,呼吁中国政府结束所谓针对藏人的压制性政策,允许外国记者和外交人员不受限制地进入西藏。②

(二) 外围施压

“国际声援西藏运动”还与境外媒体相勾结,通过发表声明等方式,利用所谓人权、环境保护等热门话题,在国际社会炒作“西藏问题”,作为直接游说的有效补充。

2016年3月,藏木水电站“生态危机”、川藏铁路的“军事威胁”成为境外媒体的炒作议题。“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及其分支组织“自由西藏学生运动”立即公开发表声明,“自由西藏学生运动”称,中国在雅江等西藏河流上“过度建水坝”,导致“水资源遭受严重污染”,计划在新德里、班加罗尔等印度城市开展“普及”活动,并扬言向十多个依赖西藏水源生存的亚洲国家驻印代表开展“请愿”活动,团结各方力量“向中共施压”。“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在一份声明中称,川藏铁路引起了印度的警惕,因为该铁路促进了中国“战略和军事目标”的扩张,且靠近“印度‘阿鲁纳恰尔

① International Campaign for Tibet, Tibet Lobby Day setting records in U. S. Capitol, *Tibet Press Release*, 19 March, 2012. http://www. savetibet. org/media – center/tibet – press – release/2012 – 06 – 18.

② International Campaign for Tibet, Tibet resolution advances in Senate a week after Tibet Lobby Day, *ICT Report*, 27 March, 2012. http://www. savetibet. org/media – center/ict – news – reports/ 2012 – 10 – 12.

邦’的敏感区域”。① 从上述表态可以看出，该组织在表面上关注西藏环境问题，但实际上危言耸听，利用中国在亚太地区影响力越来越大，西方警惕中国崛起的心理，意欲使问题政治化，竭力使涉藏问题成为西方公众关注焦点。

（三）“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加强对流亡藏人进行援助和政治培训

1. 强化“罗威尔基金”

“罗威尔基金”为“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于2002年8月设立的主要向涉及西藏的环境保护、摄影、文学、新闻采集、影视拍摄、妇女权利、人道主义援助的项目提供小额资助的专项资金，资助金额最高为5000美元。② 但是随着“罗威尔基金”项目的开展，单个项目的资助金额逐渐突破了这个限制。2003年该基金刚刚设立时，“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共筹集37240美元作为“罗威尔基金”，③但从2004年开始“罗威尔基金”即追加至每年50000美元。

2011年共有111名申请者向“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申请“罗威尔基金”。项目申请书包括项目详细介绍、资金预算和相关参考资料。据该组织负责人介绍人，本年度的“罗威尔基金”更加注重项目的多样性，更加倾向于以往难以获得资助的项目。经过“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理事会的审核与评定，该年度“罗威尔基金”向达兰萨拉“西藏新闻工作者协会”的出版藏族语言图书项目、印度流亡藏人社区藏人口述历史项目等新闻、教育、口述历史、摄影

① 藏独”借机挑拨中印关系学者：印度不敢跟中国脸 http://news.ifeng.com/a/20160321/48045786_0.shtml

② International Campaign for Tibet, Rowell Fund For Tibet, International Campaign for Tibet Annual Report 2003, p13.

③ 同上。

等项目的申请人及团队提供项目资助，总资助金额达 40968 美元。① 2012 年 12 月，“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在 43 名申请者及团队中选择了 7 项进行资助，总金额达 45000 美元。

2. 强化“青年藏人领袖培训项目”

随着全美各地流亡藏人人数逐年增加，流亡藏人社区的建设与管理也逐步提上日程。流亡藏人社区急需大量的管理与领导人才。“国际声援西藏运动”这一背景之下自 2001 年 3 月起发起“青年藏人领袖培训项目”（Tibetan Youth Leadership Program，TYLP）。该项目规定“所有在美国居住的 18 岁—28 岁的青年藏人均可提出申请”。申请人按照“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命题要求提交一篇论文作为评审依据，由“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成员组织的评审组挑选出优秀论文的作者参加该培训计划。“青年藏人领袖培训计划”的目标是“为满足流亡藏人社区的需要，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为美国的流亡藏人社区培养优秀的青年藏人领袖。接受培训的青年藏不仅能够成为未来藏人社区的领袖，而且还能够运用卓越的能力和坚定的信念影响西藏社会，促使西藏社会发生重大的改变。”“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专门设立了项目协调员负责该项目的实施，由丹增董陀（Tenzin Dhongthog）担任。马基表示“‘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有责任同青年藏人一起努力，培养他们的领导能力是我们工作的重要一部分。”②

“青年藏人领袖培训计划”实际上承载了两方面的功能。第一，正像该

① Rowell Fund for Tibet Announces Grants to Projects on Maternal Healthcare, Photography, Journalism, & Oral Historyhttp://www.savetibet.org/media-center/ict-press-releases/rowell-fund-tibet-announces-grants-projects-maternal-healthcare-photography-journalism-o

② International Campaign for Tibet, Second Tibetan Youth Leadership Program Begins, *ICT Press Release*, 1 March, 2002.

项目的目标所阐明的那样,这个项目将要为美国流亡藏人社区培养年轻一代的领导人。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在培养方式与内容方面,该项目“通过研讨会、讨论、实践活动等培训形式,培养青年藏人在各个领域的实际行动能力,组织能力等。使参与者获得成功的领导者所拥有的技能,并向参与者传授领导者所必需的知识与信心,例如与媒体交流的技能。该项目对那些有志于投身西藏运动的青年藏人是一个好的机会。”①第二,以培养社区领导人为名义,为“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未来的藏独活动补充新鲜血液。“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是一个以游说美国国会、欧洲议会、联合国等为主要活动内容的组织,随着国际公关游说活动的广泛开展,“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也急需补充相关人员,所以“青年藏人领袖培训项目”还承担了为“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培养国际公关活动人员的功能。

该项目每年组织一次,持续时间大约为一周左右,“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向项目参与者提供差旅费。② 具体来看,“青年藏人领袖培训计划”的内容包括:

(1) 培训讲座。“国际声援西藏运动”邀请藏独分子为项目参与者作报告,传授开展藏独活动的经验。甲日·洛迪、藏族学者达瓦诺布、劳改基金会主席哈利·吴、大赦国际美国地区咨询部主任为库玛(T. Kumar)先后来到“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为参与者讲授美国政治中的游说策略;

(2) 研究讨论。项目参与者就非暴力、跨文化的外展活动、赴藏工作政

① International Campaign for Tibet, ICT Praises Senate Bill Prohibiting Chines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ccess to U. S. Capital Markets, *ICT Press Release*,2 August, 2001.

② International Campaign for Tibet, ICT Sponsors Second Annual Tibetan Youth Leadership Program, *ICT Report*, 7 December, 2001. http://www. savetibet. org/media – center/ict – press – releases/ict – praises – senate – bill – prohibiting – chinese – state – owned – enterprises – access – us – capital – ma2012 – 04 – 12.

策等问题召开研讨会与小组讨论，并与其他非政府组织进行交流；

（3）实地调研。该计划还组织项目参加者赴美国国会、大赦国际总部、美国之音总部、自由亚洲广播总部进行实地调研，与美国国会议员及其助理工作人员交流，了解美国政治、媒体背景下的游说策略与技巧。为实现这一目标，“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专门为青年流亡藏人提供游说和媒体工作方面的培训，提供各种机会让参与项目的青年流亡藏人接触美国政府、国会、各类国际人权组织和游说组织，让青年流亡藏人学会利用美国的政治体制来宣传“西藏问题”。

四、“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发展趋势

（一）“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组织领导权和活动中心逐渐向欧洲倾斜

2013 年，玛丽·贝斯·马基在没有说明任何理由的情况下，突然辞去“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主席一职。在该组织没有明确领导人的情况下，欧洲各国议会中西藏党团组织的领导人在“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发展过程中渐趋活跃，开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甚至已经大有接管“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之势。经过“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慎重考察和谨慎选择，原意大利议会西藏联席小组主席马特欧·迈卡奇（Matteo Mecacci）在马基离开“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之后，开始担任“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主席，这是自该组织建立以来，欧洲藏独组织领导人第一次进入“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领导核心。

（二）建立藏独组织联盟

美国的各“国际援藏组织”之间为了协调行动、加强合作，开始与其他各大洲的涉藏组织联合起来建立了“国际援藏组织”联盟，编织覆盖全球的、庞大的组织网络。目前 190 多个“国际援藏组织”组建了“国际支援西藏网络”（International Tibet Support Network）。该联盟致力于协调各“国际援藏组织”之间的活动，增强各个组织之间的联络，从而更迅速有效地将“藏独”

运动全球化。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国际支援西藏网络”在各大洲设有协调员,帮助各成员组织制定进行“藏独”活动的适当策略;“国际支援西藏网络”还为各“国际援藏组织”定期举行地区性会议,以便实现资源共享和安排具体的“藏独”活动计划。“国际支援西藏网络”如同一张无形之“网”将分散孤立的各“国际援藏组织”联结起来,遇到重大事件时,联盟成员组织相互合作、彼此声援、声息相通、联合行动,构成了一个庞大的达赖集团跨国游说支持网络(Transnational advocacy networks),进一步加强涉藏活动的同步性,发挥出了单个“藏独”组织无法比拟的活动能量。

(三) 美国加大对“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等藏独组织的资金援助

按照美国财政部990税单的分类,“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资金来源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项:政府拨款;直接公共支持(Direct Public Support);储蓄利率和临时性的现金投资(Interest on savings and temporary cash investments);证券的利率和分红(Divedends and Interest from securities);网上出售纪念品所获得收入等等。1995年至2012年“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年度总收入及各项具体收入详见下表:

奥巴马执政以来,美国政府主要通过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NED)向“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等“国际援藏组织”捐助活动资金。而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资金来自于美国国会拨款。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国会是各“国际援藏组织”的资金来源之一。美国政府为了便于管理向国外组织的捐款资金,早在1983年便在华盛顿成立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向不同于西方政治制度的国家的非政府组织及团体提供资助,传播西方价值观念,最终达到颠覆该国政权的目的,实现其所谓的促进及推动全球民主化的目标。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企图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遇重大挫折为契机,向中国发

1995 年至 2012 年“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年度总收入及各项具体收入一览表①

（单位：美元）

年份	会员会费	政府拨款	直接与间接公共支持	储蓄利率与临时现金投资	证券利率分红	资产出售	其他	资金总额
1995	25969		837515		12344			875828
1996	35270		601202		19183			655655
1997			1399433		27379			1426812
1998			2226557		17437		250	2244244
1999		22500	2870122	14717	355		366	2881660
2000		30000	5175970	6908	36266	64223	92406	5405995
2001			3463104	9402	55885	58399	23998	3573222
2002			3082799	478	71063		23325	3128801
2003		45000	3444508		70378	6739	10193	3594953
2004		45000	3807756	1375	19808	21075	72660	3981969
2005			5065789	4219	10008	15443	31707	5151476
2006			4874854	4132	12408	12860	29838	4930503
2007			5542676	4073	181071	25933	3620	5757373
2008			5170728	14522	121327	54765	11566	5372300
2009			3809327	11124	104262	26728	10713	3962105
2010			4027883	3363	82982	28422	3157	4145807
2011			3466244	1725	46773	20802	2940	3536284
2012			3219398	2716	23429	14369	2881	3262793

动“新冷战”，利用民族和宗教问题遏制中国发展，甚至企图达到“以压促变”，一举瓦解中国的目的。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自然也将主要精力对准中国，对边疆民族分裂势力给予经济上的援助。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对涉藏

① 此表格根据“国际声援西藏运动”1999 年—2012 年提交美国财政部的 990 税单整理，下载网址：http://www.savetibet.org/about-ict/reports，下载时间：2012 年 4 月。

问题给予特别关注，向各“国际援藏组织”提供捐助，利用涉藏问题给中国制造内部不稳定因素，进而遏制中国崛起与发展。尽管资助的金额有限，但体现了美国政府及国会对“国际援藏组织”的支持。

奥巴马执政期间，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进一步加大了对各主要“国际援藏组织”的援助力度，整体上来看，对各组织的资金援助呈现逐年上升的态势。美国国务院人口、难民与移民局（Bureau of Population, Refugees, and Migration）在2014年还发起了一项名为“近东与南亚海外难民援助计划”（Overseas Refugee Assistance Programs for Near East and South Asia）的项目，该项目的一部分旨在向南亚地区——主要是印度和尼泊尔——援助流亡藏人难民的非政府组织提供资金支持。① 在获得了更充足的资金支持之后，各“国际援藏组织”的“藏独”活动也愈加活跃和广泛。

如果清楚了“国际援藏组织”与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之间的密切联系，那么“国际援藏组织”的很多活动就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当今中国西藏境内存在一些致力于卫生、保健、教育、扶贫、救灾防灾，并与中方进行长期合作的非政府组织，与此不同，各“国际援藏组织”只是将涉藏问题作为其进行反华反共活动的一个噱头，是历史上的旧问题在新的历史时期的翻版。从反对美国政府延长对华最惠国待遇、反对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阻挠中国申办奥运会，到反对欧盟取消对华武器禁运、反对中国进行“西部大开发”项目，凡是有利于中国发展建设、强国利民的事业，“国际援藏组织”无一例外都会不遗余力从中作梗，其强烈的反华性质昭然若揭。

---

① FY 2014 Funding Opportunity Announcement for NGO Programs Benefiting Tibetan Refugees in South Asia[EB/OL]. http://www.state.gov/j/prm/funding/fy2014/222567.htm

2009—2011 主要“国际涉藏非政府组织”接受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捐助一览表[③]

（单位：美元）

国际援藏组织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国际支持西藏网络”	45000	45000	50000
“国际声援西藏运动”	50000	50000	70000
“自由西藏学生运动”	22506	25000	20000
“西藏妇女大会”	15000	20000	20000
“西藏之声”	33600	36000	45000
西藏“9.10.3 运动”	43675	45000	50000
卡瓦噶博西藏文化慈善信托中心	25000	15000	50000
“西藏文化协会”	35000	35000	30000

来源：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网站

五、结语

奥巴马时代的美国国会和行政部门在涉藏问题上施行“接触加遏制”的对冲政策，保持战略平衡。一方面，美国通过多种渠道支持和声援“藏独”势力的各种活动，并竭力支持达赖喇嘛的所谓“中间道路”；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国家综合实力逐步增强，中美关系能否保持健康稳定将直接影响到美国经济的复苏与发展，美国国会和政府不可能将少数流亡藏人的政治诉求凌驾于美国国家利益之上，即不会因支持“藏独”势力而与中国交恶、损害中美关系的大局。

在此中美关系的宏观背景之下，“国际声援西藏运动”近年来的藏独活动也呈现出了复杂的基本态势。一方面，“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延续了新世纪以来紧密配合达赖集团的藏独反华活动的活动特点；另一方面，随着该组织以“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为重要资金来源的老牌反华组织的属性的“曝光”，其藏独活动面临的阻力也越来越大。2015 年 7 月，“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德国分部为祝福达赖喇嘛 80 岁生日，以达赖喇嘛头像设计了面值为 62

欧分的邮票。但德国邮政以“作为国际公司,必须保持政治中立”,不会印制以公众人物或宗教人士为主题的邮票为由,拒绝了该组织的申请。“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在这一事件中的失败正是其活动空间萎缩、行动能力下滑的生动注脚。继在上个世纪 70 年代尼克松政府时期成为“冷战的弃儿”之后,藏独集团极有可能再次被特朗普政府抛弃。在这种情况下,“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等组织规模完善、拥有较大知名度的“援藏组织”凭借西方社会上层名流与团体的捐款尚能维持活动,但大部分小规模的藏独组织的生存与活动都将会受到影响和冲击。在国际藏独组织联盟业已形成的前提下,“援藏组织”之间进一步统一行动,加强整合势必会成为未来的发展趋势,关注藏独组织的发展仍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联系方式：
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
地　　址：上海市淮海中路622弄7号社联大楼201室
电　　话：86-21-53068153
传　　真：86-21-53067106
电子邮件：siassias2015@163.com